

文学小丛书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馬克·吐溫著

常健譯

78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111 字数 44,9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2 $\frac{1}{25}$ 插页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21000 册

定价 (2) 0.16 元

前 言

本書作者馬克·吐溫(1835—1910)是美国十九世紀后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繼承了美国民間的幽默传统,把它运用在文学上,予以发揚,使它成了一种犀利的武器。他的作品以小說为主,包括长篇和短篇,另外还有一些政論、演說、杂文和書信,大部分都成了宝贵的文学遺產,不但在美国受到广大讀者的欢迎,还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很大的重視。

馬克·吐溫虽然始終沒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立場和思想意識,也沒有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觀,但他根据亲身的經歷,看透了美国“文明”的腐朽性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虛伪性,也痛切地認識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和罪恶。他在文学活动的初期,还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存着一些幻想,因此他的初期作品主要是以談諧幽默見长,缺乏深刻的諷刺和无情的暴露。后

来他越来越看透了美国“文明”的真面目，又进一步認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于是他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勇敢地成为資产階級“文明”和帝国主义罪行的揭露者和抨击者。他在許多作品中，以尽情的嘲笑戳穿了美国“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它的黑暗、丑恶和虛伪，同时也满怀正义和憤怒，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和欺騙。作者是爱憎分明的，我們不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分清人民的和反动統治者的两个不同的美国，还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人民反抗强暴的正义行动寄予无限的同情。所以馬克·吐温被进步人类公認為民主自由的战士，予以推崇，同时被資产階級反动統治者所痛恨，被一些御用文人所曲解和誹謗，并遭到各种的排斥，这都是不足为奇的。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发表于一八九九年，那时候馬克·吐温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已經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这是馬克·吐温的短篇小說中最优秀的社会諷刺作品之一。它无情地揭穿了美国資产階級道德的虛伪和丑恶，深刻地描繪了那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們为了企图騙得一笔横財，不惜昧尽良心、千方百計、厚顏无耻地进行欺詐

和作伪。这些人的丑恶行为和卑鄙心理被作者描写得淋漓尽致，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

譯 者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赫德莱堡是邻近一带地方最诚实、最清高的一个市镇。它一直把这个名声保持了三代之久，从没有被玷污过，并且很以此自豪，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它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加宝贵。它非常以此自豪、迫切地希望保持这种光荣万世不朽，因此它对摇篮里的婴儿就开始教以诚实行为的原则，并在以后对他们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间，把这一类的训诲作为他们的教养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在青年人的发育时期，完全不叫他们与一切诱惑相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的诚实有充分的机会变得坚定而巩固，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邻近的那些市镇都忌妒这种崇高的权威，假装着譏笑赫德莱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偏说那是虚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赫德莱堡实在是一个不可败坏的市镇；假如有人追问，他们还会承认一个青年只要

是从赫德萊堡出去的，他要从家乡到外面找一个地位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貫而外，无須任何其他保証的条件了。

然而曾几何时，赫德萊堡終于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也許是无意地，当然也并不在乎，因为赫德萊堡是无求于人，很可以自滿的，对于异乡人和他們的意見，当然是毫不在意。不过它当初如果把这个人当作例外，那就要妥当一些，因为他是个很不好惹的人，記下了冤仇就不饒人的。在他漫游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他老把他的委屈記在心上，每逢閑暇的时候，他就翻来复去地想，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心滿意足地报复一番。他想出了許多主意，都很不錯，但是沒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最不中用的办法只能損害許多个别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一个使整个市鎮都受影响的主意，連一个人也不讓他漏网。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現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覺得心头豁然开朗起来。他立刻就开始拟出具体的計劃，一面自言自語地說：“这个办法才好哩——我要敗坏这个市鎮！”

六個月之後，他又到赫德萊堡去，他乘着一輛小馬車，大約在晚上十點鐘左右停在銀行的老出納員的家門口。他從車上取下一只口袋，扛在肩上，踉踉跄跄地穿過院落，走到里面敲門。一個女人的聲音說了一聲“請進”，他就進去了。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廳里的火爐背後，很客气地向那正在燈下坐着看“福音導報”的老太婆說：

“您請坐着，夫人，我不打攪您。好——現在可把它藏得很妥當了；誰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兒。夫人，我可以見見您的先生嗎？”

“不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恐怕要到後半夜才會回來。”

“好吧，夫人，那沒有關係。我只是要把那只口袋托他保管一下，等找到了合法的物主，就請他轉交給他。我是一個外方人；他並不認識我；我今晚上不過是走這個鎮上經過，特地來了却一桩長久放在心上的事情。現在我的事兒已經辦完了，我很高興地離開，心里還有點兒得意；以後您永遠也不會再見到我了。口袋上系着一張紙條子，一切都在那上面說明了。再見吧，夫人。”

这位老太婆害怕这个神秘的大个子陌生人，后来看见他走了倒很高兴。但是她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于是就一直往口袋那边跑过去，把那张纸条子拿过来看。那上面写着的话是这样开始的：

請予公布：或者用私訪的办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来也行——两种办法随便采取哪一种都可以。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元，計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天哪，連門都沒有鎖哩！”

理查茲太太渾身顫抖地飞跑过去把門鎖上，然后把窗帘拉下来，惊魂不定地站着，心里发愁，不知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錢財更加安穩一些。她听了一会兒是否有小偷，然后又被好奇心战胜了，于是再回到灯光底下，看完那张纸条上写的话：

我是个外国人，馬上就要回本国去，以后就永远在那里住下了。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多蒙貴国优待，心中非常感激；尤其是感謝貴国的一位公民——赫德萊堡

的一位公民——他在一两年前曾經給过我一个很大的恩惠。实际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讓我說明經過吧。我从前是个賭徒。我是說我从前是。我是个輸得傾家蕩产的賭徒。我在晚上来到这个村子里，餓着肚子，一錢莫名。我向人求助——在黑暗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的地方討錢。这回幸好找对了人。他給了我二十塊錢——換句話說，照我当时的想法，他实在是救了我的命。同时他也給了我財运；因为有了那筆錢，我又到賭場里发了大財。后来我把他給我說過的一句話老記在心上，直到今天還沒有忘記；他這句話終於把我制服了；一經制服，我的品格才沒有完全毀掉，我从此再也不賭博了。現在我也不知道那位恩人是誰，可是我要把他尋訪出来，我要讓他得到這筆錢，由他施舍出去，或者把它抛弃，或者保存下来，随便他怎么处置都行。这只不过是表明感激之意而已。假如我可以住在这里些时候，我就会亲自去尋訪他；但是那没有关系，他一定会被尋訪出来的。这是个誠实的市鎮，不可敗坏的市鎮，我知道我尽可以信任它，无須担心。誰能說出那位先生当初对我說的那句話，就可以証明他是我的恩人；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那句話。

● 現在我的办法是这样：如果你覺得私訪較為妥當，那就請你私訪。如果遇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就請

你把这张紙上写的話告訴他。假使他回答說，“我就是那个人；我当初說过的那句話是如何如何，”就請予以对証——那就是：打开口袋，那里面有一只密封的信封，装着那句話。如果那位申請人所說的話与此相符，那就把这笔錢給他，別的話都无須再問了，因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

但是你如果願意公开寻訪，那就請你把这张东西拿到本地報紙上去发表——另外加上几句說明，即：自本日起三十天內，請申請人于星期五日晚八时駕临鎮公所，将他当初所說的話密封交与柏杰士牧师（如果他肯帮忙处理的話）；然后請柏杰士先生當場將錢袋启封，核对那句話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将这笔錢点交我这位业經証实的恩人，并請代致誠摯的謝意。

理查茲太太坐下来，兴奋得微微顫抖，不久就轉入沉思了——她是这样想的：“这事情多么奇怪！……那位善心人随意施舍一下，現在善有善报，发的財可真不小呀！……假如做那桩好事的是我的丈夫，那該多好！——因为我們实在穷透了，又老又穷！……”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不是的，拿二十塊錢給一个外方人的不是

他。这实在可惜得很，真是；現在我明白了……”然后她打了个冷战——“可是这是一个賭鬼的錢哪！罪恶的收获；我們可不能要这种錢，連碰也不能碰它一下。我可不願意靠近这种錢；这好象是很肮脏的东西。”于是她到离得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希望爱德华快点回来，把它拿到銀行里去；說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小偷来；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

十一点的时候，理查茲先生回来了，他的妻子正在說“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极了！”他却說：“我可真累坏了——簡直累得要命；人就怕穷，象我这么大一把年紀，还要干这种倒霉的跑腿差事。老是熬呀、熬呀、熬呀，只不过为了那点兒薪水——当别人的奴隶，他可穿着睡鞋坐在家里，又闊气，又舒服。”

“我很替你难受，爱德华，你知道的，可是你得自寬自解才行：我們总算能維持生活；我們还有很好的名声哩——”

“是呀，瑪丽，这比什么都强。我剛才說的話你可別介意——那只是一时的煩躁，根本不算一回事。你跟我亲亲嘴吧——好，現在一切都忘掉了，我再也

没有什么埋怨的了。你那是弄来的什么东西？口袋里是什么？”

于是他的妻子把那一大秘密告诉了他。这使他感到一阵心神恍惚，随后他就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吗？咳，玛丽，那等于四一万一块钱哪——你想想——真是一笔大财产！我们这村里有这么大家当的还不到十个人哩。把那张纸条子给我看看。”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说道：

“这岂不是奇谈！嗜，简直是传奇小说嘛；就象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哪会有。”他现在大为兴奋起来；他很愉快，甚至是兴高采烈。他把手指轻轻点一点他的老婆的脸蛋儿，开着玩笑说：“哈，我们发财了，玛丽，发财了；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藏起来，把纸条子烧掉就行了。那个赌鬼如果再来问起这桩事情，我们就白起眼睛望着他，说：‘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呀？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么金子；’这就使他哭笑不得，而……”

“而现在，你在这儿大开玩笑的时候，钱可还在

这兒，現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动的时候了。”

“真是。那么，我们怎么办——私自寻访吗？不，那可不行：那未免要破坏神妙的味儿。还是公开的方法较好。你想这桩事情岂不要传得满城风雨！还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镇忌妒哪；因为除了赫德莱堡而外，一个外方人决不会把这么一桩事情信托任何其他市镇，这是他们知道的。这简直等于给我们大登广告哩。现在我要赶快到印刷所去，否则就太晚了。”

“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兒守着，爱德华！”

可是他已經走了。不过只去了一会兒的工夫。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遇見報館的主筆兼東家，就把那張紙條子交給他，說道：“我这兒有一條好新聞給你，柯克斯——拿去發表吧。”

“可能来不及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看情形吧。”

回到家里，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来把这个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谈一遍；他们简直不想睡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拿二十块钱给那个异乡人的公民究竟是谁呢？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俩同声回

答——

“巴克萊·固德遜。”

“不錯，”理查茲說，“他很可能干這種事情，這也正是他的作風，可是我們這鎮上就還不會再有別人了。”

“這話誰也會承認的，愛德華——無論如何，私地里是會承認的。現在這六個月以來，我們這村子又是和從前一樣了——誠實、狹隘、自以為是、一毛不拔。”

“他向來就是這麼批評的，一直到他死的時候——而且還是毫不客氣地當眾那麼說。”

“是呀，可是他就為了這個，遭人痛恨哩。”

“啊，當然；可是他倒不在乎。我看除了柏杰士牧師而外，他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是最遭人忌恨的了。”

“噯，柏杰士可是罪有應得——他在这兒再也別想有人听他講道了。這個市鎮固然是算不了什麼，對他可是知道應該怎麼估量。愛德華，你看這豈不是有點奇怪，怎麼這位外方人竟指定柏杰士經手發這筆錢呢？”

“呃，是呀——是有点奇怪。那是說……那是說……”

“哪来的那么多‘那是說’呀？要是你的話，你会选他嗎？”

“瑪丽，也許那个外方人比这个村里的人对他知道得更清楚哩。”

“尽說这种話，难道就对柏杰士有什么好处！”

丈夫似乎有点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妻子凝神注視着他，等着他答复。后来理查茲终于說話了，他那迟疑的神气好象是表示他預先知道他的話可能要遭到怀疑似的——

“瑪丽，柏杰士并不是个坏人哩。”

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

“瞎說！”她大声說道。

“他不是个坏人。我知道。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整个的根由就是那一桩事情——就是鬧得滿城风雨的那一桩事情。”

“那一桩事情，真是！好象单只那一桩事情还不够似的。”

“足够了。足够了。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

“你說的什么話！罪不在他！誰都知道那就是他干的事兒。”

“瑪麗，我敢担保——他是無罪的。”

“我沒有法兒相信，我也不相信。你怎麼知道的？”

“这是我的招供。我很慚愧，可是我要供出来。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知道他是無罪的。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可是……可是……呃，当时整个鎮上那种憤激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簡直就沒有胆量說实话。一說出来大家就会都对我进攻了。我也覺得那很卑鄙，真是卑鄙透了；可是我不敢；我沒有勇气担当。”

瑪麗显出了惶惑的神情，过了一陣沒有做声。然后她才吞吞吐吐地說：

“我……我想你当初如果……如果……那是不行的。决不能……呃……輿論要紧——不得不特別小心——特別……”这是一条难行的路，她陷入泥潭了；可是过了一会兒，她又說开了。“这是很对不起人的事，可是……哎，我們担当不起呀，爱德华——实在担当不起。啊，無論如何我也是不会主张你說